

志古鉴今,垂范后世*

——析《史记·五帝本纪》的作意

余英华

(淮北师范大学 教务处,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中,通过再现上古五帝勤心戮力、治理天下的贤君形象,展现了五帝“法天则地”以化育万民的美政,以及宽厚仁爱、尊贤尚让的美德,尤其以五帝之“是”反衬今上之“非”,寄寓着太史公以史论治、志古鉴今、垂范后世的深意。

【关键词】司马迁;《五帝本纪》;论治;五帝;今上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2-0061-03

司马迁作《史记》,意在深究世变,志古鉴今,故在写作中常有意为当世和后人提供一些最高的政治原理与准则。《五帝本纪》为《史记》首篇,记载了五帝“法天则地”以治政安民的过程,阐述了司马迁对理想圣君社会的向往,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后以夏、商、周、秦、汉等本纪为呼应和反衬,说明违反天道法则者,就会亡国灭身。司马迁看到了汉朝繁荣景象下隐藏的深刻危机,在《史记》中特别以五帝之“是”反衬今上之“非”,通过本纪首、末篇的鲜明对比来警示今上和后世,展现了他对贤君与美政的深深崇敬和渴望。

一 五帝法天地之运行以定历制礼,今上循一己之私欲而虚礼弃义

天地运行有序,人为天地之子,需循天地之法则,以安身立命,治政者尤其要明其理以育黎民。五帝时,中华民族常遇祸殃,境遇艰难。五帝身为世范,勇荷重担,率领初民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努力,使部族逐渐壮大兴旺。司马迁将五帝功业极精炼地概括为“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1]301}。

在司马迁看来,黄帝成就大功,缘于对天地法则的领悟及正确运用,能顺应“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的外在环境,并努力适应之:“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即依据天时和地利草创制度,安排人们四季的生产活动和祭祀山川鬼神等,并以此教化民众。之后的四帝莫不以此为范,恪尽职守:帝颛顼任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拨正九黎族的乱政,“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而帝誉治政也不出节财、教民、定历、事神之范围;帝尧则进一步推进治历明时之事:“乃命

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而且进一步立四季中分,置闰成岁,正时以奉天。天时已定,遂因天而治人,“信飭百官,众功皆兴。”到了帝舜之廷,平水患,诛恶人,贤德在位,各有成功。至治之世,天降祥瑞,礼乐方兴,“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1]81}五帝之功得以昭明。

与上古五帝常遇天灾的严峻情况不同,今上凭借着汉兴五世的殷实国力,在元光至元狩的十余年间达到了文治武功的巅峰:汉匈间的较量以“漠南无王庭”而暂结束;元朔五年五经博士设立,儒学大盛;元狩二年,丝绸之路开通;次年乐府机构扩充……此时的汉帝国边患已除,礼乐已兴。但司马迁却以史家独有的眼光看到强盛下面的末世征兆:今上骄奢淫逸,朝堂上贤臣见黜、谏臣进用;政治上法制混乱、吏治败坏;经济上国库大空、民多流亡;社会上则上下争利、盗贼蜂起……汉帝国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司马迁以鄙夷的笔致记下了今上多欲兴事、虚礼弃义之举。元封七年,今上颁行《太初历》,并改年号为太初,希望以此为新的起点,振作疲惫的国力。变易立法、改正朔,这是新王朝秉承天命的象征,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司马迁却不叙其详,不赞其功,只简单记曰:“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於后云”,^{[1]161}这实际是对今上所定诸项礼仪的否定。今上喜好荣名,所定内容,不过是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有关民生的车服、饮食、嫁娶、丧祭等一概不及,此礼乐与百姓何干?而宗庙百官之仪,仅为尊君抑臣,徒留升降趋拜的形式,远悖君臣之义。所以今上表面上兴礼重儒,其实只是专饰钟鼓

收稿日期:2011-03-0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司马迁“争让观”研究》(2007jqw131)。

作者简介:余英华(1973-),女,广东惠来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与教学管理工作。

玉帛以欺世。

司马迁在《封禅书》开篇即言：“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在他看来，君主治政之隆与封禅紧密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则为前者服务。司马迁并不相信天地鬼神真能赐福，他强调只有功至德洽的“仁君”获天降祥瑞，方能举行封禅大典以汇报受命成功。今上本自侈心，急欲宣功，欲与天地争寿，将庄严的国之大典化为一己求仙之器，把天道降至方术的水平，背封禅之旨，坏封禅之礼。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二十二年间，封禅求仙十余次之多。司马迁以鬼神之事虚无怪诞的特点，在叙述文字中稍加入“若”、“盖”、“云”、“焉”、“矣”等疑问之词，便活现了今上的迂呆惑溺。在兴师动众、巡游封禅的过程中，司马迁不时点示河决、旱灾、蝗大起等天灾，又夹杂着伐南越、朝鲜、大宛、匈奴之事，天灾人祸此起彼伏，社会动荡，千疮百孔，两相映衬，司马迁讽刺之意不难体会。

五帝起于神农衰世、终于尧舜治世，有治而无乱；今上承于汉之隆盛，渐趋颓败末世，由盛而转衰。司马迁以五帝统领本纪，寄寓着自己的治政理想：君主当敏勉修德，勤心苦力，顺自然之纪，行简易之政，以育群生。

二 五帝法天地之仁爱以勤心为民，今上怀独夫之心而与民争利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养育群生，劳而不怨。五帝厚生爱民的生命情怀正是秉承天地而来，宽厚仁爱、勤勤恳恳，旨在促进民生、增民福祉。因诸侯暴虐百姓，黄帝挺身而出，修德振兵，征不享，定天下；既而师兵理疆，制礼定历，“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换来天下归心。颛顼和帝誉均是“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劳身焦思以化育百姓，使得“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至帝尧，创禅让之统，“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弃子选贤，终授天下予舜。帝尧禅让息政二十八年病逝，“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正是他心系民生最为切实的验证，司马迁盛赞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秉承尧的宽厚仁爱，出身庶民的舜更不辞辛苦、勤勉治政，终竟殒身于南巡途中。对舜由庶民而为圣君的过程，司马迁细笔描摹，展现其走过的每一个坚实的印记：舜微为庶民时，遍尝百苦，众业皆为。在“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的际遇上，仍能“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而且灵活机敏：

“（其亲）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这种胸怀与才干使他具有非凡的感召力：耕种、渔泽抑或制陶，舜均深受人们的拥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后舜管教育、理百官、主外交，以一贯的谦逊严谨而才德日盛。摄政主事后，舜兢兢业业，巡狩封禅、举贤诛凶，民皆称善，德服远人。司马迁这样深情地称颂帝舜的功业：“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美文互现，前四帝所昭显的仁爱无私之德与帝舜辛苦治国的实践，二者结合，便时刻昭示着五帝沿袭的“修齐治平”之路——“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此，司马迁树立了一个理想君王的最高标准：天子当为天道之子，举动上应天时、下和民心，“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这也为评价后代帝王的善恶美丑、功过是非提供了一面历史之镜，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示例意义。

而今上恰与之相反，视天下为私产，轻用民力。司马迁在《匈奴列传》、《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众多篇目中，以旁见错出之笔法，全面暴露今上好事兴作以致民不聊生、纷争四起的严重过失：军事上，因招东瓯，事两越，则“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开路士卒“疲饿离湿死者甚众”；“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攻伐大宛，因今上认为“如不下，则为外国笑”，乃益发，“天下骚动”。凡此种种，天子求功，不问利弊，臣子兴利，不顾廉耻，而唯百姓是役，貽国家无穷之祸。司马迁对此深恨之，常用“西南夷数反”、“无功”、“外国亦厌汉使”等字眼，冷冷点明其反面功效，其意隐而不发，又令人心领神会。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水利方面，今上依然唯“利”是图。人臣说之以利，今上辄欣然从之：“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发卒数万人作渠田”，“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而巨大投入后的收效，司马迁仅用“久之，废”、“水湍石，不可漕”、“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饶”寥寥数语予以总结。这是对今上轻用民力、不恤民生的有力谴责。

由于连年兴事，国家财政困窘，国库大空。为饶肆欲之用，故今上百计争利，重用能生利之臣，立专卖、均输、平准之则，行算轺、告缗、鬻爵之法，天子自为商贾，争利天下。“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1]224}，全国上下，竞相争利：今上发白金、五铢之币，则民间盗铸蜂起，欲与天子共谋新币之利；行告缗之法，则人人皆争告匿，民不事积蓄，斗财比奢。今上恨百姓只顾眼前之乐，不恤朝廷，

故诛“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之徒,又尊显能疏财助国的河南人卜式,欲惩劝并进,改颓靡之世风,然“无益于俗,稍鹜于功利矣”。^{[1]424}君不爱民,民不恤君,司马迁因此深致感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1]2343}因举国争利,故纷争四起,法网随之严密,诏狱益多,酷吏深受重用,承上意治狱。司马迁借汲黯之口痛责“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的暴戾^{[1]3108},大胆指出酷吏横行无忌、滥捕乱杀的根源就在今上,今上才是残民以逞的最大酷吏!散发着浓重血腥味的《酷吏列传》正是今上治民如狼牧羊的写真。司马迁借五帝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侈,而民不犯”^{[1]427}和今上专务刻深、而民不畏法的不同结果,表达了自己的治民思想:法作为辅政的手段,目的在于禁奸止过,驱民于善,而不是置民于悲惨的境地。法固然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但也是保持社会关系趋于平衡的行为规范。天子的私意不能在违背法的前提下进行,天子威严更不需要以破坏法的权威来实现。相反,君主的谦逊宽厚才是制止犯奸作科的最好屏障。君主当施教导民,身先垂范,不以私乱法,不苛民而威;官吏则“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1]3099}

三 五帝法天地之无私以尚让任贤,今上重谄媚之佞臣致王道丧亡

天道高明无私,地道厚德载物,普利施物、为而不恃,故万物生生不息,运行有序。《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浓墨重彩记载尧舜禅让,是因为此举集中体现了天地谦让之德。

文中,司马迁用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来记载尧舜禅让之事。先是详叙尧如何在28年间对舜进行严格的德、言、政、绩的考察、培养,在确认舜确实是德才兼备、上得天辅之后,“尧乃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而后司马迁在文中又四次写到尧让舜位,书重辞复,其中有美。传达着司马迁关于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君位禅递,德才为据的政治思想。传位关系着天下苍生,有所以让,就有所以不让。尧之子丹朱“顽凶”;而“共工善言,其用僻”;鲧又“负命毁族”、治水无功。这些人均不能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担。经过反复斟酌,尧“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一片公心,弃子选贤。从庶民中启用舜,早为绸缪,精心培养,旨为百姓挑一合格的继位者,“这不只是要让位不争而已,其旨在为天下得人”。^{[2]12}而舜更是以仁孝敦厚、德才兼备而得举,黽勉进业,才能日增:“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在天,然后在位”。^{[1]759}必如此,才显

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1]212}在司马迁心中,尧舜间这种选贤、考贤然后任贤的政治制度,使代有贤君,天下和乐,这才是真正能化育天下、协和万国的理想的权位交接模式。故于一篇之中,数次点示,寄意颇深。

但自夏启砍断禅让之统后,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至今上之时,王权大宝更不容他人觊觎。故魏其、武安厚遇宾客,而天子切齿;卫青以大将军之尊不敢斩将明威。朝堂之上,虽也人才济济,但多驯良如家奴,罕有谔谔相争之臣。《张丞相列传》载:“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高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娓娓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於当世者”。其他如万石君石奋、建陵侯卫绾、塞侯直不疑、郎中令周文等碌碌之辈,长期踞位,而子孙“咸至大官”。而汲黯数折上意,不得久居中;博士狄山因坚持与匈奴和亲之议,今上便借匈奴之手除之,“自是以后,群臣震懼”;大司农颜异称皮币有“本末不相称”之弊,即以腹诽罪被奏上论死,自此公卿大夫多谄媚取容,司马迁愤怒地指出:“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贻,何暇论绳墨之外乎!”^{[1]3154}

尧得舜而天下平,舜得禹而九州宁,朝堂上群贤毕集,互励互警,谦恭礼让,蔚然成风。而今上偏听偏信,凭己私心择任将相。无怪乎司马迁情系虞舜之廷,深痛今上唯权是握,侵夺臣职,每深致感慨:“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1]1175}。司马迁深知权力争夺、王朝更替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他推崇上古五帝顺天、利民、尚让、任贤的美政,鲜明地否定了夏启以来不分良莠的王权世袭制和“以暴易暴”的王朝更替方式,为后人勾画出一条天下为公、服务万民、选贤授能、和平传让的道路。

“司马迁开篇塑造了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的光辉形象,为全书提炼出‘法天则地’的总主题……《史记》‘五体’的首篇是正面表现这个主题,末篇则从反面衬托这个主题。”^{[3]34}《五帝本纪》和《今上本纪》为本纪体的首末篇,前者崇让,后者讥争;让为礼之主,争乃乱之源。虽然《今上本纪》不复可见,但今上的行事已牢牢嵌入《史记》众多篇目中,与上古五帝在德、言、行、绩上处处对比鲜明,妍媸自现。记五帝之“是”,是为了衬今上之“非”,给后世留下深刻的教训。司马迁希望后世能够借鉴五帝成功之道,摒弃今上之非,找到治国理政之大本、万民乐业之坦途。

(下转110页)

A Study on the Object of Real Right

FAN Huai-ju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Law,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real right, object refers to material and the object of real right is object. Chinese real law divides object instead of defining it, which leads to the object of real right indefinit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rket economy, the concept of real right and the object of real right are expanding. Not only tangible object, but also intangible object such as natural forces are material of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The object of real right is not limited to object and negotiable securities and property right are also included in it.

Key words: Object; The Object of Real Right; Scope; Property Right

(责任编辑:李 进)

(上接63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阮芝生.论禅让与让国[C].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抽印本).
- [3]袁传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Recording History for Today's Learning and Setting the Example for the Afterworld

——Analyzing the Intention of Five Imperial Biographies in *Shiji*

YU Ying-hua

(Academic Affairs Division,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Abstract: In Five Imperial Biographies, which is the first piece of *Shiji*, Sima qian recorded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Emperors' hard work of governing the world to show how they cultivated all the nations under the guide of nature, and eulogized their virtues of benevolence and virtue of respecting the morality and comity. In the article, Sima qian contrasted the Five Emperors with Emperor Wu, which showed his attitudes towards using the history to expound his view of governing, recording history for today's learning and setting the example for the afterworld.

Key words: Sima qian; Five Imperial Biographies; Expounding the View of Governing; Five Emperors; Emperor Wu

(责任编辑:张俊之)